

秦 揽胜

无定河畔的米

□ 曾德超

无定河,榆林的生命河、母亲河,她哺育了一代代苍茫大地上的榆林儿女。多少年来,人们敬畏她、赞美她、歌颂她,因为她带给了这片土地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陕北是干旱地区,水在这里尤显珍贵。无定河作为榆林境内最大的河流,全长491公里,发源于榆林,又从榆林汇入黄河,对沿途各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她的发源地定边县位于山北麓低山丘陵区,海拔高、壅坝宽,梁涧交错,土层深厚,除无定河外,还孕育了大理河、延河、洛河等水流。无定河从白于山流出后,向东北方向深入毛乌素沙地,在风沙草滩区蜿蜒向东,流经定边、靖边等地,两岸贫瘠的沙地因她的滋润,草木茂盛,生机盎然。继续东流,出了毛乌素沙地后,她就流入了黄土和沙地交错的横山区,将芦河纳入怀抱,水量增加,河岸平坦,湿地面积大增,形成了适合较大规模耕种的自然条件。之后,她在横山、榆阳交界处掉头南下,流入黄土高原的腹地——黄土丘陵沟壑区,这里沟壑纵横、丘陵梁峁交错,似有“地无三尺平”之貌,但在她持续不断的冲刷下,米脂、绥德一带形成了较为开阔的河套川地,适合耕种农作物。从绥德继续往南,她就进入了清涧县,经过这里土石山区的阻挡,她不断迂回盘绕,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冲开层层山岭,在清涧东南的河口注入黄河,完成了她绚丽多姿的旅程。

榆林的地貌分为梁状低山丘陵区、风沙草滩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无定河流经、滋润了三类地貌的全部,所以称她为榆林的母亲河实至名归。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所流经的区域地质地貌差异大,所滋养的农作物也大相径庭,从上游的荞麦米到中游的大米,再到中下游的小米,农作物种类各异、各有千秋,颇能说明水文特征和农作物的紧密关系。

上游——定边靖边的荞麦米

“粉格洞洞的荞麦花,哎嗨哟,开在



那山岭峭岩疙瘩,塞上的风灼火辣辣,吹红了麦秆和吹晕了花……”一曲陕北民歌《荞麦花》,将塞上荞麦的风采演绎得淳朴自然。从白于山区千沟万壑中流出的涓涓细流,在春夏之交开始浇灌两岸的农田,润泽着一望无际的荞麦苗,并带着生机慢慢汇聚成水量较为充沛的无定河,流向沙漠边缘,去浸润更广袤的土地。在无定河两岸,同样热情洋溢、满怀期待的荞麦,在相对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绽放着璀璨的生命,与勤劳善良、自强不息的山区儿女共同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典范。

这样的美丽,在每年的八月份会变得更加绚丽多姿。那时,漫山遍野的荞麦花、黄芥花、土豆花,在郁郁葱葱的玉米叶、糜子叶、高粱叶的映衬下,构成一幅五彩缤纷、层次分明的瑰丽画卷。这多彩画卷的主角,无疑是种植面积最大的荞麦。定靖两县荞麦种植面积达到百万亩之多,每年夏末初秋,集中连片的荞麦花遍布山间,粉红色的、浅紫红色的、雪白色的细小花朵竞相盛开,婀娜多姿,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纵横阡陌色彩斑斓,一幅“日暮飞鸢集,满山荞麦花”的景象;在微风的吹拂下,满满的荞麦花香弥漫原野,沁入心脾。

荞麦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获得当地人的殊钟厚爱,竟有如此大面积的播种?据载,荞麦种植历史悠久,《诗经》中有“视尔如苴,贻我握椒”的诗句,苴即荞麦,自秦汉以来就是定边、靖边一带农家的主粮之一。荞麦是黄土高原高海拔低山丘陵区最适合种植的庄稼之一,也是这一带公认的好食材。定靖土壤富含钾,日照充足,天气凉爽,雨热同季,非常适宜荞麦生长,“定边荞麦”和“靖边荞麦”分别于2011年、2013年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不同于其他地区开白花的苦荞,定靖多是开粉红色的甜荞,荞麦米以粒大饱满、稃皮细薄、出粉率高、营养保健功能强等优势闻名遐迩。经检测,其中富含荞麦碱、芦丁、亚油酸以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营养成分丰富,产品

远销日本、韩国、美国及东南亚和我国香港地区。因此,这里也成为世界红花草麦原产地保护区。

荞麦作为一种国际公认的药食兼用作物,《本草纲目》就有“实肠胃、益气力、续精神,能炼五脏滓秽……”的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位郎中杨起患了肠胃病,久治不愈,身体日渐消瘦,幸好偶遇一位和尚传授了一个方子给他,就是用荞麦面当作饭食,连吃三四餐。杨起在他编写的一本药方中把荞麦面治肠胃病的功效收录进去,得以流传。

带着白于山区的高亢,带着荞麦迷人的花香,带着高原淳朴的民风,无定河继续向东蜿蜒而行,穿过毛乌素沙地边缘地带,就流进了横山境内。在这里,她挽芦河入怀,河面更宽广了,水量更丰沛了,在河滩处形成了大片适宜耕种的区域。耕种什么合适?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她在这一带沉淀出了适合种植水稻的独特自然条件,颠覆了人们对塞北苦寒之地的认知。

中游——横山榆阳的大米

无定河在这一带把地形地貌切割成形态迥异的两部分,河的北岸是沙漠边缘地带,以黄沙为主;河的南岸则以土石山为主。夹在黄沙和黄土地带之间的无定河湿地,平坦开阔,绵延百余公里,生态优美,气候相对温润,是理想的农作物耕种区域。

横山段无定河的南岸,万里长城从东向西穿墙而过,将两种不同的地貌分成长城内外。当年,中原政权为了抵御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派重兵布防长城一线,以至于这一带云集了南方众多戍边将士。但南方将士的饮食结构以大米为主,不习惯北方的小米及面食,于是不少人琢磨种植水稻,以解决吃大米问题。史载,从宋朝起,这里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北宋边臣吕惠卿上书

朝廷,极言无定河一带农业价值:“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其出禾粟多……”在驻防官兵的带领下,在河谷开阔地带广种水稻,效果显著,对保障边防军需、支援朝廷巩固国防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榆林之父”之称的明朝名臣余子俊抚治陕西时,除带领民众大修边墙(即长城)外,还做了许多利民的大工程,其中之一就是大兴水利,把水稻种植区域从无定河两岸扩大到支流灌区。他从榆溪河上游引水,在红石峡崖边凿出泽被后世的“广泽渠”,将河水引入下游开阔地带,推广水稻种植。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榆阳区鱼河镇榆溪河与无定河的交汇地带形成了万亩水稻良田。

清朝李熙龄修编的《榆林府志》记载:“北梗凉,南梗温。北梗花开以夜,故性稍凉。……今惟榆、怀县有稻田。”《延绥揽胜》记载:“物产除谷豆稻黍外,农家多以畜牧牛羊为副业。波罗二十碛等村,良田肥饶,最利稻植,稻产最为驰名。”文中的“榆、怀、波罗”等地,均在横山、榆阳无定河沿岸。从史料记载不难发现,这里种植出的水稻同南方水稻相比,口感独特、品质优良。横山大米被认证为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关于横山、榆阳一带大米口感好、品质优的特点,还被两位皇帝见证过。据传,明武宗朱厚照巡边榆林卫,在榆林卫城副歌楼上犒赏戍边有功将领,吃榆林名餐“全羊道”时,主食就是清香的当地大米饭,清圣祖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驻蹕榆林卫时,御膳中的主食也是本地大米,康熙回京后还不忘香甜的无定河畔大米,特别加以赏赐,可见横山、榆阳一带的无定河流域号称“塞上江南”名不虚传!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针对这里空气流通好,光照好,自然天敌少的优势,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在稻田里养殖螃蟹的新型农业形态。稻田为螃蟹生长提供了天然饲料和栖息环境,能够提高螃蟹产量。同时,螃蟹在稻田里生长,可以有效去除田间杂草和害虫,螃蟹的排泄物又可以肥田,助力水稻生长,这种稻蟹互利共生的纯生态种植、养殖方式,不仅达到了一水两用、一季双收的目的,还生产出营养丰富、绿色安全的“稻田蟹”和“蟹田稻”。这里的稻田蟹不同于南方的大闸蟹,稻田里微生物多,天然食饵充足,加上水温低,蟹苗生长慢,所以虽然个头小,但蟹肉肥、蟹黄满、蟹香,更加绿色健康。

每到九、十月份,这里的水稻陆续成熟,万亩水稻摇曳着金黄色的谷穗,与金色的阳光、金色的黄沙交相辉映;稻田里的螃蟹则不时从田埂下伸出毛茸茸的蟹,享受着舒适的河风,也宣示着自己的威风;在稻田上空,时而有飞鸟翱翔其中,或是觅食,或是舞蹈……一幅幅稻浪滚滚、稻粒飘香、蟹美鸟乐



的景象,描绘着不是江南胜似江南“鱼米之乡”的丰沃。

下游——米脂绥德清涧的小米

河水继续南流,到达米脂,显现出与上游“稻花香里说丰年”迥异的风物。每到丰收季节,中下游的陕北地道特产——小米,演绎出一派“万顷小米画烟云”的风光。

米脂、绥德一带,河川谷地变得相对狭窄,不利于大规模种植水稻,所以无定河中游以种植土生土长的本地谷物小米为主。

在古汉语中,小米被称作“稷”,江山社稷的“稷”,社指对祖先进行祭祀,社稷就是拿最好的粮食供奉祖先,可见小米的祭品地位。上好的小米叫“膏粱”,代指富贵生活,由此引发出成语“膏粱子弟”,比喻过惯享乐生活的富贵人家子弟。

稷、麦、稻、黍、菽,俗称五谷。稷为五谷之首,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在五谷之中,稻是南方作物,麦子是原产于西亚的作物,“稷、黍、菽”则是源自黄土地上的作物。《本草纲目》称小米中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菽是豆类的总称。小米是五谷中养生的佳品,既养先天之本肾,又养后天之本脾胃。李时珍称小米,“煮粥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

榆林海拔1000米上下,是小米的最佳生长地,特别是米脂绥德一带,不但海拔适当,而且土质较肥沃,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昼夜温差较大,适宜小米生长。无定河带来的水分和养分,大大改善了这里的土壤结构,使得本区域黄土绵厚、结构均匀、松散易碎,能保持大量的有机质成分,并具有良好的保墒固水性能,经认定,本地特殊的土壤、水质与气温相结合,成为小米的优势生长区。这里出产的小米颗粒圆润丰满,色泽金黄、香味醇厚,用来炊饭煮粥,则黏糯爽口,清香四溢。特别是产于米脂的小米,米汤中的淀粉糊化,表面凝有一层油亮的米脂,绵软柔滑,健脾和胃、补血降压安眠。“米脂小米”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19年第四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第十四届中国杨凌农博会上荣获金像奖等荣誉。让本地人引以为傲的是,“米脂”县名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米”命名的县。据史料记载:“因地有米脂水,沃壤宜粟,米汁渐之如脂,故名。”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塞上,有米脂这样以风物命名的县,让人倍感亲切与温馨。

小米不但养育了几千年的陕北儿女,而且孕育出了灿烂的陕北文化。据考证,米脂绥德一带不仅是汉民族农耕

种植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陕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绥米文化”是陕北文化的核心,说的就是这个理。历史上,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唐时,米脂小米为朝廷贡品。秋收之后,劳动人民唱着悠扬的陕北民歌,赶上驴、骡,将大量优质小米驮运至州府,再转送京都。但当年地处边疆的这一带因相对富庶,常被少数民族侵扰,所以留下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痛苦记忆。当然,也有中原民族抵御侵略得胜后的欢愉时刻,如苏轼在听到将领种谔米脂川大捷后赋诗《闻捷》:“闻说官军取之,将军旗鼓捷如神。应知无定河边柳,得共江南雪絮春。”民间传说,清康熙皇帝出塞远征,途经米脂时饥渴难当,当地一名村姑送上一顿色香味美的“小米钱钱饭”就糯米枣糕,康熙大饱口福,将所食米汤和枣糕分别赐名“珍珠粥”和“凤眼糕”,演绎出帝王与米脂村姑的一段佳话。史载康熙念及戍边将士饥寒之苦,特赐予他们小米,并写诗“每见霜花侵晓日,最怜将士不堪寒”安抚,还御封米脂小米为朝廷贡米。

在革命战争年代,小米与红色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小米和苦菜成为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战士的“生命粮”“革命菜”,无定河两岸的广大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战士,特别是1936年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凭着“小米加步枪”的主要食物供给和装备,同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军事斗争,打跑了日本鬼子,打赢了解放战争,迎来了全国解放!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的。

无定河水流经绥德,就到了地形更加复杂的清涧土石山区,这里的河道更加狭窄,河川谷地更少,可谓千回百转,“有底奔波无定在,忽东流了便西流”就是这一段的生动写照。不管有多少阻挡,无定河仍以她百折不回的勇气,穿过重重阻碍,最终在清涧河口村注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完成了她波澜壮阔的奔流历程,她将沿途所浸润的荞麦米、大米、小米奉献给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子民,也使中华文明逐渐绵延,生生不息,枝枝叶茂。

站在无定河畔,眺望那辽阔晴朗的高原、金灿灿的无边稻田、波光粼粼的无定河水,不禁感慨道:

《无定河晚照》
长河落落日,旷野满金光。
几处野鸡落,一畦蟹稻香。
(作者系榆林市政协主席)

似水流年

我和王学曾先生相处小三十年时间了,毕业分到陕西画报社工作时,宿舍和王老师画室是隔壁,于是就有了很多与他接触的机会——有时陪伴他作画直到深夜,说天道地无所不谈。慢慢地,我们这一老一少就有些忘年交的意思了。

王学曾1939年生于河南商水,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那时的商水,虽不是黄泛主区,但对经济生活影响也很大,与恶劣环境斗争、绝地而奋起的烙印,深深印在他少年的记忆中。他天资聪慧,从小就喜爱写写画画,16岁那年跟随同乡的小伙伴来到西安赶考,一行7人中数他最小,那年也就他一人通过了西北艺术专科学校(西安美术学院的前身)附中的考试,从此跨入了艺术殿堂的大门,一晃就是67年。

凡有成就的艺术家,必有独特的个性和高尚的品格。少年时期坎坷不平的经历,培养了王学曾不屈不挠的性格,也影响到他的艺术审美取向、绘画素材的选择、笔墨的运用和绘画风格的形成。中国画注重画家与作品内在精神情感的一致,这种一致性的前提是“意在笔先”,说的就是动笔前画家思想中已形成绘画创作的精神“灵魂”,只是利用“绘画”的形式使其从思想中

只留清气满乾坤

——怀念王学曾老师

□ 温斌

出来,这就达到了艺术创作的新高度。王学曾在艺术实践中,以鹰击长空为题材创作的花鸟画、以胡杨及大漠为题材创作的西部山水画,表现出的那种精神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都体现出王学曾老师的精神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中弘扬崇德向善、顽强向上,崇尚运筹帷幄、奋发图强的励志文化,王学曾作品的“意境”不仅能满足读者的审美价值,而且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精神价值,极易激活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读者激昂的审美情绪,从而引起共鸣,故他赢得了大批的“粉丝”。这种不屈不挠、顽强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也符合与时代共舞的当代精神——这种精神情感始终贯穿于王学曾的艺术创作之中,愈老愈辣、臻臻至善,达到情与景、意与境的完美统一,并且把王学曾绘画艺术的意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记得曾经和王学曾老师谈到绘画的师承,王老师说不管“师古人”还是“师造化”,皆要“师心不师迹”。先生绘画擅长花鸟,尤以画鹰隼有口皆碑。雄鹰是中国花鸟画创作的重要题材,花鸟画自唐代独立成宗,画鹰是花鸟画的一门独立画科。晚唐冯绍正、李元昌、姜皎之后,画鹰者日增,宋徽宗赵佶、明朝林良、清代八大山人皆好画鹰,现代画家潘天寿、李苦禅、徐悲鸿、齐白石更是画鹰高手。王学曾精研众大家的风格之变,从经典传统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扬了历代鹰画大师的优秀技法,博采众家之

长,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其画作笔墨生动、精练传神、逸气横生,直追大家风范。他笔下的雄鹰或屹立于高山之巅,或搏击九天风云,雄风展翅昂然勃发,动静之间足见其自信与伟岸。“师心不师迹”使王学曾的雄鹰题材作品更显个性、更为传神。

王学曾先生一直致力于绘画题材的创新及笔墨创新。他曾数出阳关、足涉西部的大山河、草原大漠,用心感受自然,收集创作素材。在运用中国传统山水的表现方法的同时,他积极吸收西画的表现方法,来表现祖国西部山水博大、雄奇的内涵和历史赋予的无尽沧桑以及西部山水光怪陆离的神秘。行笔大气,构图夸张,浓淡相生,色彩瑰丽……蟠根错节,虬枝屈曲,他笔下化石般挺立的胡杨,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雄性的彪悍,一种生命不息的姿势,向世人诠释着生命的坚忍与顽强,使人不得不被西部魂牵梦绕的情缘所吸引、所感动。

王学曾善于笔墨的经营,皴擦勾染、烘波破积、浓淡枯润、淋漓的落笔,落墨饱含丰富情感,还有抑扬顿挫的运笔、行笔的节奏,都是他抒怀咏志绘画艺术的一部分。笔墨技巧与真挚情感的完美统一,使他的作品极具艺术感染力,将意象升华。他的人融于他的思想里,他的思想存在于他的绘画中,绘画中又涌现出他的丰富的精神情感……

人品高,画格自高,画境超凡脱俗,王学曾在当今长安画坛是有一定地位的,

乃至在全国美术界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有人称王学曾为“长安鹰王”“西北鹰王”,王学曾回报以谦和的微笑,说:此“王”非彼“王”,非王者之“王”也。简单的言语道出了仙风道骨的他朴素的人生观和平实而又超凡脱俗的艺术追求。

王学曾老师是一个极具中国传统孝道的乐观派,他说人生前70年母亲和妻子照顾他,当母亲近百岁时,老伴也因故行动不便,就轮到自己来照顾她们了。王老师和我们开着玩笑说:“这几年下来,我里里外外成了持家的一把好手了!”而且他还拍拍胸脯道:“看,患了多年的哮喘病也好多了。”他还特别补充说:“当然,这段时间对书法也有些研究,也有些进步。”当我看到他近期创作的于体书法作品——用笔含蓄、沉着、入神化,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确是得到了“旷代草圣”于右任书法的精气神。这时王学曾脸上的笑容是那样地轻松……

去年的中秋节,我去看望王老师,他有些憔悴,说话稍息就气接不上,一个劲儿地喘。我待的时间不长,聊了一小会儿就要走,这时王老师起身让我带些他珍藏的宣纸,说他以后画的就少了,并指着画室墙角摆着的伴他创作几十年之久的爱鹰标本,叮嘱我一定带走……没想到两周后王老师就离我们而去,这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学曾老师的艺术精神永存。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今日起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凸显性强。

以上专版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